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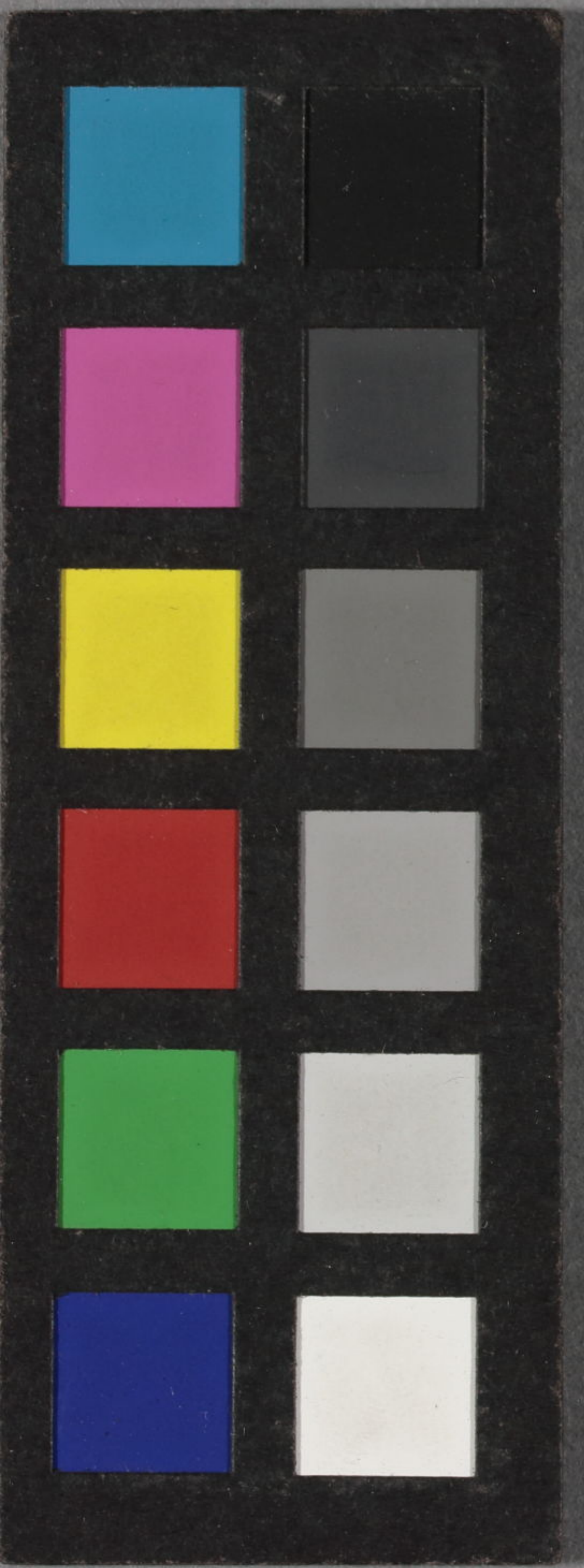
高城村
丸山家
字尾張

小松
圖書記

先哲叢談

念齋原先生著

至四



先哲叢談卷之三

北總

原善公道著

山崎嘉字敬義小字嘉石衛門號關齋又號垂加

平安人

關齋父名某小字清兵衛臣木下侯後致仕業醫于京師號淨因母佐久間氏有娠祈比叡山神一夜夢拜神時老翁携梅花一枝來納左袖遂生男即關齋也關齋幼桀驚不可制父為托諸妙心寺鬻髮名絕藏主乃一意修禪無解怠然性行猶不悛嘗與倫輩論議關齋詞理塞即其夜竊就彼寢火紙幃或讀佛典

深夜忽拍案放聲大笑。衆起怪問曰。笑釋伽虛誕。其
豪邁不羈。皆此類也。衆議欲逐之。當是時。土佐公子
某。居妙心寺。公子聰明有藻鑑。歎曰。此兒神姿非常。
後當有爲。乃遣之學。于土佐。吸江寺。時土佐有鴻儒
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共見闇齋。亦深器之。而惜其陷
異端。示之四子及程朱書。則大悅。遂畜髮歸於儒。時
年二十五。

闇齋學初。專祖濂洛。及晚。從吉川惟足者。學本邦所謂
神道。遂立一家言。此道爲中興祖。其言曰。伊弉諾尊
伊弉冊尊。順陰陽之理。正彝倫之始。嗣之天照大神。

以三種神器。治海內。夫神者天地之心。人者天下之
神物。蓋天人唯一。而其道之要在土金之教而已。土
即敬也。土與敬。倭訓相通。而天地之所以位。陰陽之
所以行。人道之所以立。皆出自此。乃合之。居敬窮理
之說。曰。神聖之出于世。東西雖異。處其旨自。妙契矣。
跡部光海跋。垂加文集曰。徹正直瓊予之道。守土金
之教。通兒屋根命宗源之傳。達舍人親王正統之書。
揭天人唯一之神光。拜日德仰神國。以立忠孝之大
義焉。

闇齋深欽猿田彦神。每云。道者大日靈貴之道。而教者

猿田彦之教也。乃以庚申日祀之。鶯谷山人藻鹽草曰。凡神皆用八數。猿田彦神獨用七數。此有深義矣。蓋申位于西南隅。而金所旺。與寅位于東北維。而土所旺。相對而寅申共當七數。以相發土金。即自然妙義也。是以庚申日祀猿田彦。又曰。道之教始於猿田彦。成於舍人親王。發揮於垂加靈社。

文集其名嘉或作柯。蓋初名也。垂加之號。取之神道。宁井弘篤讀思錄云。寶基本紀曰。神垂以所禱為先。冥加以正直為本。鎮坐傳記亦載此言。

闇齋學大行于世。前後執贄者六千餘人。及其奉神道。

高第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綱齋。其餘反之者亦甚多。周子大極圖說。程子未嘗一言及之。至朱子作之。解其果得周子之旨與否。闇齋疑之不置。嘗夢見周子。質之。文會筆錄載嘉嘗編次周子書。意謂大極圖說。朱解於理則固可。無不可。但不知周子本意果如此否。辛卯之夏。四月二十二日。夢見周先生。乃問大極朱解。莫違尊意乎。曰不違。曰或點于第一圈中。失尊意者有焉。先生頷之。又將正所編次。而人呼覺矣。初來江戸時。寒窶無僮。石故鄰書商賃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

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崎喜右衛門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商歸告閻齋。閻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憮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陵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他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崎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惰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生能守之。此乃真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會津侯嘗問閻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是臣之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爲毀訾誹謗。侯曰。寡人雖不敏。奉先生之言。孜孜求諫。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曰。君之言及此。臣假逢戮辱。豈不盡

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爲。因而稱譽之。其所不爲。因而非毀之。遂令本然性。枯亡消滅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於是侯茫然自失。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

嘗問羣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爲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爲。願聞其說。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後弟子見伊藤東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闔齋先生。可謂通聖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義而爲之說乎。東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爲念。子保其無之。

闔齋天性峭嚴。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受教者。雖貴卿巨子。不置之眼底。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聽徒凜然無敢仰見。諸生每竊相告曰。吾儕未得伉儷情。欲之感時。動不能自制。則瞑目一想先生。欲念頓消。不

寒而慄

嘗有某喪用儒禮不依佛式寺僧來見曰子不通國俗爲此非禮改則已不改則我不許瘞埋閣齋疾呼弟子曰姑殯之屋中余詰朝束裝赴關東訴渠頑囂寺增以爲不可爭遂枉從其意

作世儒剃髮辨馭林羅山又題孝經詩云不孝罪條冠五刑參乎競戰踐其形彼哉剃髮腐儒子不信聖門有之經

閣齋爲詩直寫其意不屑磨鍛華飾然秋鶯云居諸代謝四時中花散葉濃復見紅忽有金衣公子轉秋風影裏聽春風頗爲合調又登愛宕山云空手徒行登宕阜同遊相語路先後頑夫自古禱災祥愚將到今憑勝負願毀宮房黥地藏且驅杉檜剿天狗山神使者飛鳶鬻妙用顯然君見否此可謂氣象豪宕快人意者太宰春臺湘中紀行云去金澤可十里所山足有雕巖爲地藏菩薩像者記武相州界也呼曰界地藏像缺鼻故亦曰剿地藏曩時有山閣齋先生者嘗作愛宕詩中有剿天狗黥地藏之語則剿此像者其亦山氏之徒耶又宇都山詠十團子云大極十團圈都來是一貫今此粉團子誰成茂叔看又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貫得天地數。無過無不及。此奇趣造語不容他人到。又一時傳誦者。士山八面擬八陣。云富士甲扶桑。山頭面八方。天地一望裏。風雲屯巖傍。變態成龍虎。蛇蟠鳥翽翽。誰哉繼風后。制陣奉君王。懋澤伯繼字了介。介或作海小字次郎八。後更助右衛門。號蕃山。又號息遊軒。平安人。仕備前候。

蕃山姓本野尻。出為外祖。懋澤氏後。因承其姓。天性深智。雋才卓越。古今年甫十六。仕岡山烈公。比弱冠。公驟加獎眷。將大用。而辭以未學。乃乞游學。越七年。公召還之。言任愈厚。上何當要路。於是布德流惠。賑貧救困。罷勾查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其明聖教。以關

異端嚴武備。以戒不虞。諸新政。海內驚耳目。太宰春臺復湯淺常山書曰。夫烈公者。不世出之英主。得熊澤子。而任以國政。明長之遇。實千載之一時也。日本詩史載熊澤了介為政。其國舉世所知。余嘗閱松原一清出思稿。其牛牕泊舟詩。有漁家兒女亦知字。笑將孝經教老翁句。一時教化可想。至今泮宮之設。尚有典刑云。

蕃山初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曰。往日余為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齎

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奴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為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雉經。戚然自嘆。不為天所弔恤。逢此悲涼。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為冒夜來。此顧賃得。百百錢足矣。吾曰。孽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黃物。非敢云報。聊以

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消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子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為利。如汝則絕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餬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貪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者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為何物。則趨利若鶩。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

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受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為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為人師。於是始接容。時寬永辛巳。蕃山年二十三。

蕃山壁間每懸義經畫像。未嘗懸他書畫。

嘗至某侯。及人見一士人威儀特秀骨體。非常相與張目。注視良久。遂不交一言。見侯曰。余今見一士。不知仕臣乎。將處士邪。侯曰。渠為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氏部助者也。名正蕃山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

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侯。曰。前日比退朝。見某衣某形人。未知其為誰。侯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臣熊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

嘗扈君之述職來江戶。時諸侯爭延之。及西歸往別板倉侯。侯曰。子仕明君。言聽計從。吾徐籌之子。欲善其終。則早致仕。屏處田里。從今後勿復東來。勿復言世事。此功成身退之義也。蕃山拜謝去。然眷遇之渥。不得俄乞骸骨。且奉命。又復來江戶。是時既與共事者有隙。蕃山不自安。乃辭岡山到京師。而貴紳候之門。

常爲市於是去棲遲明石明石侯本師尊蕃山禮遇甚厚後侯移封古河蕃山從移之未幾遂以言獲罪大府乃被幽于古河

年少時體貌充肥自以爲武夫之職一旦緩急被甲持兵馳驅奔走無所不爲而豐肥如斯甚艱之雖由稟受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食淡日夜武事是講或出曠野放鳥銃或行山村投民家其當宿直也藏水兵于稠筍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滄劍法或深夜登屋習禦火如是者十餘年身軀稍瘦削

蕃山與釋元政友善梵語難通者必就元政解之是以元政坐不縱破佛教但每歎曰今世僧多無行設使釋迦見則其謂之何吾儒之道亦然使孔子見今所謂儒者豈有不慨嘆

蕃山好樂時時與小倉少將拉伶人三四人至元政稱心菴蕃山鼓琵琶少將彈琴元政咏倭歌各以遣興與田嘉甫三角集記渾不似云丁卯春遊伊留好問君第殆一月矣其老川口大好古之士也出一琵琶告曰此了海熊澤子物也名曰濱庇余接而見之則漆光退蝕古雅可愛蓋宋元間物矣叩其所以則曰主母妙閣孺人出納氏賜焉孺人大藏大輔職直女

熊澤氏出也。琵琶乃傳自其妣云。吁！先生昔在備前州，倡新建學，有經濟志，凜凜高風，可欽也。則手澤所存，誰不敬慕？况主母賜乎？按蔣揆長安客話載：渾不似如琵琶，小槽圓復如半瓶榼，相傳昭君琵琶制，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為火不思，今以為胡撥思，皆相傳之訛。因憶先生洽聞，其命名必非取諸和歌而已。濱庇古訓二義一曰：沙嘴崩壞，或曰舟蓬簷拾遺作濱楸，予謂此得非兼取於沙嘴崩壞，渾不似昔之義乎？其與茗壺名飛鳥川同意矣。九京如可起，則先生當微笑稱善哉！

蕃山之學出於藤樹，然執見不同。其集義和書議藤樹者不少。西川某者著集義和書，顯非二卷，辨其謚藤樹。

物徂徠與藪震菴書云：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大聰明。蓋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湯淺常山亟稱蕃山曰：其經濟出自老子，以鑿地取銅鐵為不是。蓋本于漢貢禹矣。大氏熊澤子說似迂濶，雖然以年後多驗視之，實非世儒所及也。其幽囚數十年，面無憂色，有人問當世事，默然不答，即索笙而吹之。

蕃山履歷門人巨勢直幹紀實錄外裔草加定環述行
狀岡山菱川大觀作傳而皆言名伯繼不載字所謂
了介其字歟又皆言改食地和氣郡寺口邑名蕃山
蓋取義於倭歌端山蕃山什其致仕寓京時以蕃山
為姓乃男右七承姓蕃山繇此言蕃山不必其別號
蓋人號稱之也或曰其處古河近筑波山故自號蕃
山

又一說曰新古今集載源重之倭歌曰貴孤傑鷓鴣偕
鷓鴣矢傑鷓鴣矢傑結列獨屋木勝益兒暱偕鷓鴣
刺薨栗結栗王陽明立志之說符此歌意矢傑鷓鴣
蕃山也故以為號

蕃山以疾没于古河元祿辛未八月十七日也距其生
元和己未春秋七十三葬古河大堤邑鮭延寺人之
展其墓者今尚不絕云

後藤松軒 名字鄉貫未
審關竣後聞

松軒初年以客依肥後侯寬永中邪蕪賊起侯奉命
稱兵伐之松軒從之當陣臨場奮戰有功而為銃丸
所中喪兩明松軒素嗜學從是後愈專銳志日使人
讀經以聽之遂有所自得一時以真儒振列侯致禮
請講者甚多小室侯尤信其說每招見之厚賜眷遇

小室侯即今巖村侯之先云。

一日詣闇齋聞其講闇齋視松軒甚卑講畢呼曰坊主

有所會乎否蓋以松軒倣時儒薙髮也松軒惡其倨

傲不再見闇齋且終身手不取闇齋著書云大高坂

芝山作闇齋傳見芝山會稿其末錄芝山與一老者論闇

齋為人多寓貶闇齋之意唐崎彦明名欽三宅尚齋門人曰所

謂一老者疑謂松軒也傳亦松軒使芝山作之見先

達遺事然芝山又作大町定靜傳曰余在洛每見此

老忝被誨喻此人也曲識南學之由余向三省兼山

之景行躡長澤山崎之遺蹤咸緣此老之說也繇此

言則闇齋傳乃得於定靜而紀之初非待松軒之言

者也所謂一老者亦謂定靜乎

嘗與大高坂芝山佐藤直方會一柳侯所時松軒講中

庸鳳飛魚躍章以朱註為差芝山固守註於是忽作

色與松軒啾啾相論直方不容一言更講此章亦從

朱註

梁田蛻巖謁松軒講論語事見蛻巖行狀今錄之曰元

祿中江都有失明儒人後藤松軒年七十餘以經明

識宏為東諸侯所敬禮亦傑魁士也余年廿八偶見

之需余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講畢松軒曰論

語猶麒麟。孟子猶師子。今也吾子所說佳則佳矣。但所可憾者說麟爲師子。失聖人溫良之意。此無他實。壯年豪銳之氣使然也。天假數年熟讀玩索。則必有自得焉。勉旃。余嘆異久之。以爲能形容至聖大賢之判。數年之後。恍然覺論語似師子。孟子類麟。宣聖辭氣溫厚如肉角不觸。而氣象乃至大至剛不可當。雖紺眼獐爪。殆有逡巡畏伏不得仰之狀矣。觀小管仲見南子。欲往公山弗擾等。乃可見也。孟夫子所應對教誨。則咸是戰國士大夫。其語自雄壯。所以不能無圭角也。宜乍見以爲師子。其實不及宣聖之剛大。一層。顧松軒窺陽而不解陰。蓋所謂眼光不透。紙背者。宿學如渠尚且不免。汝輩宜益研經義。

山崎泉者。著大學辨斷。駁伊藤仁齋。淺見綱齋批之。題批大學辨斷印。行于世。泉者會津人。受學于松軒。有經術。自序其所著曰。是予所以竊取師說而辨斷也。所謂師說。乃指松軒也。

木下貞幹。字直夫。小字平之。允號錦里。又號順菴。私謚恭靖。平安人。

順菴自幼彊記善讀書寫字。海大師見而撫之曰。此兒有異質。即欲教以爲法嗣。順菴不從。年十三作太平

賦詞旨淳正。世以爲國瑞。大納言烏丸公上之。後
光明帝。帝覽而大稱賞。將錄用。會宮車晏駕。不果。
既而人松永昌三門。勤學勵行。日進月修。昌三期以
大器。一時名士如貝原益軒。安東省菴宇都宮。遯菴
咸推避。弗敢並。

少從某侯來江戶。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戶讀書。久之
名震海內。加賀侯厚幣召之。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
子某嗣承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用彼以使得
其宿望。侯聞之曰。今之世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
之固。於利害所關。則崖岸相向者比比皆然。如順菴
可謂有古人節矣。即與松永氏子俱禮聘之。越若干
年。蒙簡拔爲大府儒員。時年六十二。實天和二年
七月二十七日也。

物徂徠曰。錦里先生者。出而搏桑之詩皆書矣。服南郭
曰。錦里先生實爲文運之嚆矢。雖其詩不甚工。首唱
唐。又聞先生恒言。非熟讀十三經注疏。則不可謂通
經矣。由此觀之。所謂古學。亦先生爲之開祖。
室鳩巢答堀正修書曰。恭清先生在京時。酷愛韓文。無
日不讀。每出輒以韓文自隨。及晚節東遷。後又愛王
守仁之文。常以其集置傍。有暇頻頻讀之。一日語僕

曰舜水朱子甚敬守仁得其文必改容稱嘆

頓菴爲一世所敬慕遠邇納贄及門者不可勝數而成

德達材多出焉宇士新稱爲桃李滿門近時柴栗山

序文集叙列其名于世者乃載于左曰盛矣哉錦里

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大政則源君美在中室直清

師禮應對外國則雨森東伯陽松浦儀禎鄉文章則

祇園瑜伯玉西山順泰健甫南部景衡思聰博訣則

神原玄輔希翊皆瑰奇絕倫之材矣其岡島達之至

性岡田文之謹厚堀山輔之志操向井三省之氣節

石原學魯之靜退亦不易得者而師禮之經術在中

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夫以若數子

之資而終身奉道服膺先生之訓不敢一辭有異同

焉則先生之德與學可想矣

新井在中室師禮雨森伯陽祇園伯玉神原希翊世謂

之木門五先生加之南部思聰松浦禎鄉三宅用晦

服部紹鄉向井魯甫爲十哲而思聰禎鄉爲同庚稱

之二妙

自題童洲所寫肖像云咨爾與我如陰有陽不言不笑

非閒非忙道存目擊神傳毫芒平生履歷尺寸短長

四十從仕遲暮類揚六十被徵晚達似唐古稀既過

十六

十七

來者可恆。北溟奮翮。東海望洋。富貴貧賤。用捨行藏。因遇因運。焉有焉亡。唯學之好。至老不忘。几上筆研。架頭縹緗。照螢聚雪。數墨尋行。既無新得。豈率舊章。悔溺博雜。終失蒼黃。寫真誰也。惟淵之篁。塵埃滿幅。面目可傷。卷還之子。何足以藏。

順菴以元祿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沒。得年七十八。白石追悼詩八首。自註略紀其履歷。與男菊潭撰小傳。可併見。順菴臨沒。屬後事于篁洲白石。棺中藏以孝經一卷。

安東守約字魯然初名守正。號省菴。九後人土加河侯。

明曆乙未。朱舜水來長崎。時人未及知其學。唯省菴往師焉。時舜水貧甚。乃割祿之半。贈之。至今稱為一大高誼。其詳見舜水與孫男毓仁書中。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生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為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着先

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腆則魚鱗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鏽。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省菴初年學松永尺五尺五沒之後五年見舜水託業。

於是學益富行益脩。伊藤東涯稱爲關西巨儒。彼邦張斐文至長崎寄書及詩以褒賞。詩中云。曾聽聲名到若耶。是海外亦有聞也。

省菴年過四十未娶。舜水贈書以爲虧孝道。四十二始置妾。妾居者五年而出。妾悲其離別。涕泣殆絕。省菴乃賡韓文公別鵠操韻。作慈鴉操。詩云。雄鴉不營巢。雌鴉將安歸。雛死又有雛。義不當乖離。母子道之大。其餘事之微。此別何足嗟。且有反哺傍母飛。妾生二男子。長早夭。故有此作。

本集載扇銘序云。一日訪石松翁。翁出扇示予。謂曰。昔

在有馬之役。所與子更翁主公者也。子記之。子因憶彼時。予年十六。在東武。患小瘡。腫痛甚矣。淹在林褥。強病乘馬。自東武從君行。倍道兼行。既至有馬。瘡痛不可堪。膿血潰爛。手足不得屈伸。二十日夜。家父兄加先陣。在竹楯下。去君營可二十餘弓。家父數遣使戒予曰。今夜將攻城。汝既微且瘡。又苦跋涉。手不得執刀。足不得行路。強從君行。則跬步而倒。人不言其病而笑其怯矣。我非愛而死。愛而名也。又倩執友安東內藏助。堅制止予。予著甲冑。扶兩奴至君營。招當事地邊氏。出手足示之。曰。予本在麾下之列。然瘡痛如此。不得從君行。將乘馬赴先陣。勿以為背軍法也。既而至竹楯下。家父喜曰。所以止汝者。慮其不來也。今能來。其志不存必死。緣底至此。夜將參半。與衆同進。果而躓倒。蹈甲冑行者不知數。兩奴扶起而進。烏銃雨集。右左死多。血濺子之左肱。黎明與衆同退。過麾下。小原氏橫弓。在君傍。見左肱朱殷。以為戰而被創。謂曰。丈夫哉。子雖無爲。而幼而強病。加先陣之數。亦鄉人之所共知也。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將拔。主公麾兵直登。銃飛如電。死傷甚多。熱不可堪。翁以此扇扇主。公渴甚。十時攝津擘橘子奉之。渴猶不止。翁

授扇於子。下而取飲。遂與諸軍屠其巢穴。無噍類矣。屈指二十二年于今。而扇如新。翁之愛君。可知焉。古人有功不伐。況子之無功哉。然翁之求不可辭。遂爲之銘。銘曰。柄在掌握。動而樹功。從君於難。誕輔威風。嗟省菴以文事表。見于一世。今讀此編。則其少年勇壯。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即使省菴生于戎馬之際。則其所爲亦迥出羣矣。古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省菴有焉。

省菴高義世絕無。其學亦世所不多有也。而性謙讓。告男守直遺訓曰。我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銘墓銘。及文集序等。

二山義長。字伯養。小字彌三郎。號時習堂。石見人。伯養年少時來江戶。及壯仕中川侯。亡何辭去。乃鬻藥。隱于郭北駒籠。伯養素嗜學。致仕後。孜孜以求道。爲事。初好釋老。又奉王陽明說。既而有疑焉。終歸朱紫陽。於是著朱王學辨。仲邨暢齋序之曰。二山老丈蚤修王氏心學。後來聞洛閩正學。幡然服從之。今也以其懲於已者。誡乎人。以其獲於已者。共乎人。豈非忠耶。

伯養篤學慎行。當世比之中江藤樹云。室鳩巢答遊佐

次郎左衛門書曰。至於谷氏二山氏。雖未見其人耳。聞之。熟蓋操軒惕齋之亞也。足下以爲篤行君子者。得之。

伯養娶妻。其儀一遵文公家禮。家禮有壻乘馬。文伯養家不畜馬。乃借之人而行其事。

伯養居家平生著上下。上下禮服也。居本鄉弓街時。其家無井。常與之鄰家。鄰家一日濬井。義當出役夫以助之。適伯養僕有疾。伯養乃出躬自執。綆分力。尚木脫上下云。

有警者佐佐木玄信者。善記諸家系譜。而至其不可得。詳則牽合附會。以欺世。一日過伯養談及譜。伯養問曰。荊妻垂水氏也。傳言昔者垂水某者仕伊勢國司。既失其名。且未知爲何世人。則其跡絕不可考。豈不遺憾哉。玄信曰。此垂水廣信也。廣信稱河內守伊勢垂水人。初仕其國司。後事醍醐天皇。諫疏不聽而去。廣信好學。始奉伊洛說。所著有嘉文亂記六十卷。嘗勸藤藤房讀朱子集註。事載長濟草。今爲子誦讀焉。乃誦者歷歷可聽。伯養驚且喜曰。吾子記憶誠出天性。非由此余何以得知之。請再誦。余將錄之。玄信又復誦。伯養隨而筆之。以爲得明證。當是時京

師藤井懶齋撰國朝諫諍錄伯養以與懶齋爲久要
故致之懶齋以載諫諍錄迨後永井貞宗本朝通紀
寺島良安倭漢三才圖繪載垂水廣信此邦始讀朱
注事蓋皆本諫諍錄也而所謂垂水廣信古今無其
人嘉文亂記及長濟草亦未聞有其書是本出玄信
一時妄語而伯養信之海內遂唱犬吠之說此日夏
高繁兵家茶話所辨也

伯養妻垂水氏名三宗省君貞正有操且學於伯養讀
書通古伯養之學釋老也省君隨而領解其義伯養
之爲王爲朱也省君亦克治之世稱曰夫婦並有才

學者有二山伯養貝原益軒耳嘗伯養將出而有火
乃謂省君曰火遠矣必不及焉若漸逼則吾歸携汝
去少焉風急延燒及近鄰弟子謂省君曰災今難免
內君盍早去省君從容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
共行然不待夫而去此不奉夫之言也與不奉夫之
言以求苟生寧燒死而全女子節時火益熾居益危
而守死不變已而伯養遽歸俱共去

伯養以寶永己丑八月二十日終享年八十有七妻省
君先一年卒年八十共窆于江戸牛籠宗參寺

谷松字宜貞小字三介號已千又號齋土佐人

一齋父素有字時中初入釋祖親鸞派住持土佐真常寺爲人豪爽有志節最喜儒學後遂種髮稱大學以儒爲業大儒野中兼山山崎闇齋皆得之訓導時喪亂之餘文運未闢況僻鄉最乏典籍而時中求諸四方多儲之家本饒貲爲殆蕩盡嘗使一齋學小倉三省所也謂曰吾聞富貴失志田產五百石此非所以惠子孫也乃鬻之僅存數頃可以餬口云

一齋去土佐移京師而來江戶遊事稻葉侯暮年辭之性淡泊不屑財貨野中兼山嘗出重價購正宗所鍛一名劔乃托一齋付之研工時某甲將冠一齋爲之

賓則贈其劔爲祝他日兼山聞之亦略不介意

一齋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求志以是其學有體用徂徠護死隨筆曰有谷一齋先生者嘗上封事而沮格不用焉予得其藁而讀之其中有遷都事故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爲無所見也方今之世能爲斯業亦難其人矣哉夫徂徠名擅一世於詞林鮮許可而獨稱之如此則足以定一齋

一齋墓在江戶澀谷長谷寺有石勒銘序大高坂清介撰之碑面楷字題谷一齋宜貞居士之墓九字

先哲叢談卷之三 終

先哲叢談卷之四

北總 原善公道著

伊藤維楨字原佐號仁齋又號古義堂私謚古學
平安人

仁齋自幼穎異挺發異羣兒其始習句讀時意已欲以
儒焜耀于一世及稍長堅苦自勵而家素業賈故親
串以為迂于利皆沮之曰學問是彼邦事也在此邦
固屬無用假令能之不易售不如為醫術以致生產
仁齋不從當是時家日衰謝沮者愈不止而其志確
乎不變

年十九從父過琵琶湖有詩云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
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萬谷滿相
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又登園城寺絕頂云山
行六七里往到杳冥中船遠閑閑去天長漠漠空嶺
環村落北湖際寺門東男子莫空死請看神禹功識
者以此知其志之所存

初奉宋儒著大極論性善論心學原論等及年三十七
八始出已見故其說無論早晚有異同而古學文集
襍載之是東涯之孝思雖非定見者不忍棄之云

大高坂清介著適從錄以駁仁齋弟子持來眎之曰先
生作之辨仁齋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恣議已
苟辭不塞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余代折
之仁齋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爲
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其學長進則當自知
之小子宜深戒爲學之要惟虚心平氣以爲己爲先
何毀彼立我徒憎茲多口

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時集京師諸名儒使其相討論以
聽其定說時仁齋年方壯亦被召在列諸儒皆初怡
聲下氣以辨說而及各不相容也努嘴立說誼諱不
已仁齋獨坦夷温厚終始如一竟舉坐歸之

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緼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爲業。邪。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爲爲業。吾何拒焉。輒脫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爲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爲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爲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釣。是人也。而事業之迥異如是。吾甚耻。願君宥吾儕罪。今而飲灰洗胃。謹奉教。下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嘗過花街娼家。使婢邀人。仁齋不肯。婢曰。小憩而去。於事無害。郎君其勿辭。直牽袂上樓。仁齋固不知爲倡家。中心私揣。是非內交於吾。又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蓋輕財敷德。施及路人也。啜茶喫煙。厚致謝而去。渠亦見其狀貌。殊不類治郎。不強留也。仁齋歸。謂弟子曰。今日偶過市。一家使小女迎余。途延上其樓。則綺窓繡簾。殆爲異觀。畫幅琴箏。陳設具趣。而婦女六七人。盛粧豔服。不知其內人邪。將其閨愛。邪。出接余。頗

款洽臨去。矚其庖中。亦美酒嘉肴備。辨宴席。不意今之世有樂善好施如此者。

大石良雄取贄仁齋。一日來侍其講書。而時時睡弗聽。衆皆匿笑。退後垢罵曰。惰懶如彼。不如不學。仁齋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

某貴紳珍襲一石。大如量。備五色。一日召仁齋。眎之。仁齋視者久之。曰。此石生龍。非人之可愛重者也。請速棄之。郊外貴紳不悅。然其不安也。遂結茅茨于原野。置之。居十餘年。果雷雨驟至。霹靂一聲。茅茨破壞。有龍從石中出。騰空而去。

有人為狐所魅。諸術不能辟。適聞仁齋之德。能服妖。招請之。仁齋至。口未吐一言。狐懼服謝罪去。

仁齋家故赤貧。歲暮不能買糶。資亦曠然。不以為意。妻跟進曰。家道育鞠。妾未嘗為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孺子原藏。未解貧為何物。羨人家有資。連求不已。妾雖口能譙呵之。腸為折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書。一言不為之答。直卸其所著外套。以授妻。

仁齋謝荒川景元惠金詩云。討習研磨二十春。恩如父子最相親。受金不謝元。非傲適為君。情厚且真。東涯題後曰。先人作此詩時。予未冠。尚記其事云云。由此

觀之。仁齋年五十七八家猶寒然。先是肥後侯祿千石招之。辭以母老侍養無人。世復安得其心。不爲利祿動。如斯人者乎。

左右比屋戮力。濬義井。仁齋聞之。出欲共焉。衆皆曰。吾曹成之足矣。何役先生爲。仁齋曰。敢不謝義之辱乎。雖然。余汲此井。既與衆不異。今豈有獨不與之理乎。遂執縷分其勞。

仁齋實爲一代儒宗。天下學者四面來歸之。東涯蓋簪錄曰。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之人無國不至。唯飛彈佐渡壹岐三州人不及門。執謁之士以千數。邦俗立春前一夕。撒炒豆。高聲叫曰。福內鬼外。殆不類於兒戲乎。而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其不好爲崖異者如此。

嘗率門人數輩。徜徉梵刹。見佛即拜。門人不悅曰。先生恒力辨釋氏之非。而今拜其像者何也。仁齋曰。釋誠與儒異。然而過其地。不禮其主可乎。

凡唱一家說。以爲己始得道者。自非其黨外。視如寇讐。至如仁齋於其不信之者。亦不能不推。太宰春臺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其師祖。猶有所擇。然其漫筆云。伊仁齋。豪傑之士也。所謂不待文王而作者也。物

先生亦豪傑之士也。然後伊氏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伊氏而不能不以伊氏為嚆矢也。又曰：余嘗見伊氏而與之言，觀其貌也，恭聽其言也，從余故以為君子。又曰：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學不由師傅一也，不仕二也，有子東厓三也。物先生不有一於此。又祇南海木門高足，固與仁齋異趣，而其送高生序曰：聞世有語孟字義之書，索而讀之，於是始知京師有伊藤君者。予雖固拘于茲，不能一接見，苟觀其書也，則可知其為人也。觀夫至言要言，左右聖賢，以鞭箠邪說，奮然把麾為世先登者，昭昭乎見于筆端，使人驚見猶景星卿雲，可仰而不可企也。嗚呼！是豈今之人也哉！

抑古之所謂超然獨立者歟。

伊藤長胤字原藏，號東厓。又號慥慥齋，私謚紹述。仁齋長子，平安人。

東厓經術湛深，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嘗謂集會弟子，子曰：昨買一匣于骨董肆，置之几側，以藏抄冊，甚為便。乃使童子取之，陳於前，曰：余欲令工新製如是器者，有年不意既有驚者也。弟子視之，則藏接柄三絃之匣也。接柄三絃，隨其用捨而折接之。於是互相目而不答。與田三角進曰：先生未知邪。此物娼妓藏三絃之匣，請卻東

涯正色曰。小子勿妄語。三絃柄長。奈何藏此短匣。嘗值一小囊遺於路。見以爲藥物。使從者舉之。解囊而視。則內有十餘金。東涯忽輦蹙曰。此當候遺者而還之。即立其地以待者良久。日將昏黑。遲遲而去。歸置之閣上。及伊勢巫祝至。付以納大神宮。

又嘗夜更歸途中。誤渡防火水桶去者里餘。始覺其爲貯水。則還而扣戶。謝者再三。明日又遣人洗滌之。東涯與徂徠同時各鳴東西。而徂徠每感否。東涯不置。或遇自西至者。即首叩以東涯所業。東涯異於此。嘗麟嶼至。日出徂徠贈已序以見之。麟嶼出東涯曰。物

氏文。譬猶蒙鬼臉。忍喝孩兒者。與田三角多年親。又東涯聞其評。隲徂徠。唯此一言耳。

弟子嘗特徂徠。天狗說來。眎東涯時。北村可昌。松岡玄達。在坐。同觀極口刺譏之。而東涯暗不容一言。一生曰。此文非啻聱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先生以爲何如。東涯曰。不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況其形容。容天狗之狀者。盡矣。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生大愧。東涯時俊傑輩。出各豎旗幟。以自振一方。而紹述文集二十卷。不有一言及之者。識者以爲難。

東涯聲動海內。四方後學多輻湊。嘗麟嶼既入徂徠門。

又心鄉注東涯遂負笈赴之徂徠固不爲意春臺內甚不平各有送別詩徂徠云五十二驛莫言難處處山川秋好看明日先從函嶺望如絲大道達長安其二揮鞭意氣愜秋涼才子奉恩遊洛陽但到西山紅葉好錦衣相映早歸鄉自書扇頭以贈之春臺云田郎妙齡好遠遊一旦尋師西入周天邊月落函關曉雲際星流渤海秋周道如砥任奔走那識古人骨已朽到日試問柱下官往時老駟今在否麟嶼造東涯出眎之東涯一見且笑曰物先先襟度郭如可想見大宰子亦慷慨有氣節

東涯音吐甚低且訥訥如不能言對門有箍桶匠其篋束聲亂東涯講書聽者每苦其難分

或人東涯辨疑錄答貝原益軒大疑錄而作之此言不然辨疑錄一拾仁齋遺漏以主張家說耳其題辭曰先君子體沈潛之識奮獨得之見一片婆心和盤托出雖微言精義剖折無餘而初學晚進尚煩問因敘舊聞參以新得筆爲辨疑錄四卷以爲答問之資東涯餘力工臨池片紙隻字人爭求之而其錄經語必以楷字是以間有詩賦諸語作以行草人疑爲非親筆

東涯生三男。長次先天臨送喪。弟子數人哭于柩前。時一僧來弔。謂曰。當悲哀如是時。諸君豈得不信。吾無常輪迴說乎。木村源進毅然曰。吾黨若信。道不篤。至如今日。或殆爲左道所惑。僧默然。

名物六帖。人品人事器財三帖。皆奧田三角所校也。而器財校正。人品人事誤。魯魚謬引書。此器財東涯在日。即就其家真本校刺之也。二帖東涯沒後。三角以其草寫藏於己家者。刺之。故舛誤甚多。東涯男東所嘗更校正二帖云。然其本未印。則無人知之者。

東涯門人高養浩者。叛師奉宋儒著時學鍼炳中紀東涯之學行。頗爲詳悉。乃撮錄于左。客曰。敢問東涯先生之爲人如何。曰。溫厚之長者也。博識洽聞。不減徂徠。惜哉。性過謙讓。而智乏施設。學包衆美。而才短教誨。是以有問則答之。答亦不精詳。不問則不示之。不示亦非有吝。然其於父師之說也。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筆削改竄。可謂有大勲勞矣。童子問語孟字義之二書。既已刊行。論孟古義。坏樸略具。而成說未完。先生與門人校讐討論。予亦忝在末席。以今思之。論語一書。章章句句。說修爲者多。故仁齋之旨符合矣。抑至孟子論心性。則窒礙不通者過半矣。故今所刊行。

孟子古義其實成于東涯削鐫之手者也。由此言之，則東涯之學識未必無異義於其家說，而孝子仁人豈忍夢寐之發哉？是以當知先生之篤志賢慮，非他人之所敢及也。

東涯墓碣銘內大臣藤原常雅撰。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世以榮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去年七月平安伊勝原藏沒。其弟及門生立碣於其墓。華山內大臣銘之。八條中將書。坊城中納言篆額。間者有京師客持其文來示純。中述其弟才藏之言曰：集序亡兄在日既蒙見允言華山公許之也。純

喟然歎曰：昔者水戶義公與其世子共輯明人朱舜水遺文而自題其名於卷端，且冠以門人二字。當時以為奇事。今者華山公之於原藏也，既許序集人作墓銘，其人其事皆相類，可謂奇矣。夫義公者，國家宗室華山公者，皇朝大臣也，而舜水原藏皆一匹夫也。匹夫而受是尊寵，何其榮也云云。

伊藤長堅字才藏，號蘭嶠，仁齋第五子。平安人仕紀伊侯。

蘭嶠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舉止端重。其始講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為伊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說。

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中使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隅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音吐朗暢，辨論明備。座者皆歎賞，曰：真儒者也。

仁齋有五丈夫。長原藏，次重藏，次正藏，次平藏，次才藏。人呼稱伊藤五藏，皆足以世其家學。而原藏才藏最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與田三角撰仁齋妻瀨埜氏墓碣曰：東涯先生緒方氏出，而愛護踰親子。四子長英仕于福山，長衡于高橋，長準于久留米，長堅于紀藩，皆以儒顯。

吾祖初年在京師，時與蘭隅相友。是以祖之母貞順原氏墓記及傷寒私斷序皆屬蘭隅撰之。又善書，先友不破子讓藏數張，以余之家與蘭隅有舊，嘗將分贈。未果，遭回祿，又能繪事。與田三角跋其墨蘭曰：蘭隅好作墨蘭，近因道學先生言，斷此戲。

米川一貞字幹叔，小字儀兵衛，號操軒。平安人。操軒父服費而見操軒自幼嗜書，不欲區區逐利命。就三宅寄齋學，則寄齋期以遠到，寄齋沒乃謁山崎闇齋，請益遂以性行篤學名于世。而不于祿仕，嘗公侯徵辟並不就。仲邨惕齋撰實記詳其行誼。

操軒壹奉程朱之說。四子小近書易等外。不欲泛觀他書。舊與伊藤仁齋善。及仁齋唱古義以非斥宋儒。乃修書曰。朱子得聖人之道。吾子持異言排之。語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是謂之聖教。罪人速改之。則止矣。不則雖契分日久。不得不絕焉。其言切至。而仁齋不聽焉。遂贈絕交書。

操軒所友皆一時知名士也。如藤井懶齋。仲邱惕齋。貝原益軒。當世以君子稱。則其取友豈得不端乎。而皆與操軒交睦。及沒也。各悼惜以紀其學德。而益軒所錄最足以想象其生平。曰。先生之為人也。明敏而有

志操。求福不回。其接人也嚴而和。其處事也敬畏而不苟。其出言也辨而有序。聞焉者不厭。其為學也純正。專好經術。平日用心於程朱之書。最勤。不好雜書。文中子所謂不雜學。故明者其此人之謂乎。前後略

藤井臧字季廉號懶齋又號伊蒿子筑後人

懶齋初稱真名部忠菴。以醫術宦久留米侯。嘗療一病者而不起。自以為誤治所致。於是慨然投匕辭事。乃入京專修儒業。晚以近其先塋所在。退居于京西鳴麓村。超然絕世累。其學宗紫陽。高談性理。一時褒然有隱君子聲。

懶齋本豪氣及老益慷慨。每曰：余有一策，關東若召吾，則兼程而至，即日獻之朝，陳夕死，無復憾矣。室鳩巢與遊，佐某書曰：藤井懶齋，直清亦聞其人，此地有自京師來仕者，素識懶齋，爲直清語其爲人，有言有德，一隱君子也。孟子以王說齋梁之君，而懶齋心慕之，其言有條理，今不克具錄。常居家，慨然曰：東都若有命召，隱士雖老死於行，必往。至東都，一以此義陳，亦足矣。一言之後，使在京，縉紳聞之，雖爲斷舌，亦無悔焉。足下所絕於言議，而彼乃平生之志在此，想足下聞之，必大惡之。懶齋年八十餘，有子名團平，卓犖喜

兵，好說天下之形勢。其父與操軒惕齋爲理學友，而團平深爲父執所惡。然團平不以爲意，懶齋亦不禁。懶齋深疾浮屠，閑際筆記多罵詈，緇侶若深艸，元政以孝聞者也。然以其所著釋氏二十四孝，取大安寺榮好，謂元政爲不知孝道。

懶齋多所著，而本朝孝子傳、本朝諫諍錄、志存、裨益、世教、孝子傳、合倭文，有三版，可謂盛矣。如大和爲善錄、藏筭百首、徒然艸摘義，亦一片婆心。不爲無益兒女，懶齋嘗居官舍，人私告曰：此屋多崇子，勿居焉。人之住此，莫不遭災厄者。予不忍復見子之他日離患也。懶

生八打... 齋不以爲意。居之二十年。終無恙。乃曰。白居易有凶宅詩云。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信哉。人或謂懶齋曰。爲朱學者多。失急迫。如土佐野中氏是也。懶齋曰。野中氏讀朱子之書。而不會朱子之學。此其所以危國也。

鳩巢於懶齋。本無半面之識。而其推尊之。稱伊葛先生。徵君懶齋嘗和鳩巢之思。親時。鳩巢作古詩二首。以謝之。一則詠懶齋。一則自敘。且志喜云。曰。鳳凰翔。漠漠時鳴。崑山岑。鳴聲一何悲。生平多苦心。所願簫韶奏。踟躕託遺音。世路日艱險。下視邈古今。唐虞忽已逝。岐山不可尋。文彩頌曰。愛羽儀世所欽。誰復爲稻梁。低首從羣禽。飢餐綠竹實。寒棲倚桐陰。自甘隱淪久。寧辭霜露深。清高有如此。虞羅安可侵。其杜若生江渚。旖旎被其涯。長風搖紫莖。洪波浸朱蕤。風波迭驅迫。恐爲衆艸欺。自羞無國香。非復絕世姿。冉冉歲將晚。孤芳徒自持。高人好奇服。佩芳固無遺。豈料側陋質。謬辱君子知。揄揚言亦至。微生非所宜。但恨處僻遠。不植君園池。願早充下陳。朝夕近容儀。

懶齋所交皆以篤學稱者也。川井正直二十七歲長懶齋。懶齋爲作行狀。冰川操軒一歲長。仲邨惕齋一歲

少惕齋序本朝孝子傳曰伊蒿滕丈人愚受其知久而所兄事也

懶齋姓藤井氏然題署單用滕字此不啻去井又於藤字省艸也此事不類懶齋爲人可怪已諫諍錄自序署曰伊蒿子滕臧季廉有跋男撰之曰少男藤井理定殆如異姓者

象水者懶齋長子也好兵有詩云驥足未乘千里風蝸廬縮首艸菜雄眼前什物雖云笑十萬甲兵屯腹中鳩巢和之云洛西高士有家風何事英材慕七雄豕豕百萬無一事休將些子上胸中

仲邨之欽字敬甫小字仲二郎號惕齋平安人

惕齋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七八歲受句讀于鄉師不煩督責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惕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曰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爲泛交

惕齋於功名財利澹然無情雖少長干賈豎之間不知物價其家世素封也而盈縮無所問嘗爲管長所賦墨親串欲以鳴官惕齋不可曰以私財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湮而亦不爲意

惕齋凡所學靡不通曉天文地理尺度量衡類皆能究

極之。而尤邃于禮。其處家行己。吉凶及日用之間。一軌於古道。言動不苟。踐履足則。又審音律。其所發明者。雖當世達者。欽服之。

惕齋奉性理學。以誠敬為本。深非時輩。涉異說。其教人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少。怠室鳩巢。與和角某書曰。惕齋一生崇信程朱。始終不變。可謂近世之醇儒者。老夫雖不敢自比先輩。其崇信程朱。則不多讓焉。又兩伯陽。橘窗茶話曰。余少歲時。以明經為志。如中村米川諸儒。固不可以博學名之。然其立身卓偉。自修謹嚴。亦可以為篤行鄉先生。今則無斯人矣。

惕齋少伊藤仁齋二歲。頡頏齋名當世。稱曰惕齋難兄仁齋難弟。

惕齋饒著書。其筆記詩集傳。後所記四十五部。凡三百十八卷。其鈔梓者十六部。凡百七十四卷。而沒後所刊者甚多矣。若夫後世儒者。其所述作。非身自刺之。則身後終充之。鼠蠹口腹。愧於惕齋多矣。

姬鏡三十二卷。為婦女著之。則綴以國字。其分門略倣小學而敷衍之。博纂錄倣漢古今賢媛。此邦女誡。其克禪世教。蓋莫過此書。鳩巢以其不載義經。妄靜引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以尤之要惟遺一烈女耳何害此編

惕齋行狀一卷門人阿波增益夫奉遺言撰之首載肖像及惕齋自題詩一首其詩云利名雙字胡爲者億萬民生俱策驅者壘弃材懷世計考槃林曲永言娛貝原篤信字子誠小字久兵衛號益軒又號損軒筑前人仕國侯

益軒以寬永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生于福岡城中官舍父利貞號寬齋通軒岐家言益軒自幼警敏有殊質九歲就兄存齋讀書多成暗誦及中年入京講學是

時都下名彥胥傾心下之遂以博見篤學名重海內益軒學無常師或以爲松永昌三門人者謬矣太宰德夫於儒林最鮮許可其於益軒嘗稱說曰博學洽聞海內無比

初其學無所主於陸象山王陽明說皆有所取焉及後讀學部通辨壹歸依朱學雖然晚年著大疑錄二卷以大極本無極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性有本然氣質理無生死氣有生死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主一無適冲莫無朕等之說爲與聖經有徑庭而爲人謙恭純篤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

可謂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蒼龜，視諸世之其學未真，輒拾人之短，以為口實者，則霄壤不啻也。

益軒好著書，而救世之心實苦。其所著百有餘種，多書

以國字，語極懇切。田夫紅女童兒，隸卒皆便之。與近

時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又善修養，投老猶矍矍不

衰。其所屬綴者不少。六十作和漢名數增補，六十七

作大和迴，七十四作筑前續風土記及點例，七十五

作諸菜譜，七十九作大和本艸，八十一作樂訓，八十

四作養生訓。慎思錄載魏志曰：胡昭始台無不愛生。

僕隸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於胡徵君

見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可以為法。

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耄耄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

為可企及。此自紀其實也。

年二十九著近思錄備考，明年著小學備考，並版布于

世。後學因此而進者多。云人見鶴山云：本邦先儒編

著固多，而衰輯經傳註解者，以益軒先生此二篇為

始。

益軒雖時作詩，素好倭歌，而不好詩。每謂詩為無用閑

言語。慎思錄曰：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

先哲叢談四

曉故古人歌詠極精絕矣。古昔雖婦女亦賦之者多矣。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摸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_レ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_レ吟癡符之訛。又曰。白樂天以謂作詩者勞心虛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愚謂此以詩為魔也。其言宜矣。然而白樂天其言如此。而所為不免為詩魔。所惱者何邪。

益軒年八十五沒。臨沒賦詩二首。倭歌一首。詩云。平生心曲有誰知。常畏天威欲勿欺。存順沒寧雖不克。朝聞夕死豈不悲。幼求斯道在孤懷。德業無成夙志乖。

八十五年為曷事。讀書獨樂是生涯。倭歌曰。穀失葛。但轍乙質。躑跋葛粟。訥穀穀質。失閨躑速。石邊倭粟。訥幽篋屋。密失葛捺。譯曰。願回往事。如經宿八十年。夢裏過。

嘗居東將西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雜然相向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兀顏談經。旁若無人。益軒暗無言。若無能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則少年始知為益軒。慙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益軒讀書之所有二室。一則號益軒。一則號損軒。並自

命也。世或有為姪好古號損軒者。或有為初號損軒。後從書估言更號益軒者。皆謬傳不可信。

慎思錄駁時輩之學曰。游蕩汜濫偏僻駁雜。或云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慎德力行之功常少。或云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猥陋可賤而已矣。是蓋指徂徠黨也。又斥為大學非聖人之言者。為近世之俗儒。是指仁齋也。此他學術論及異學誅朱子辨。載自娛集皆論刺當世排宋儒更立門戶。

存齋樂軒。皆益軒兄。而好學。有著作。存齋有丈夫子二。曰可久。曰重春。重春承益軒後。樂軒子曰好古。號耻軒。益軒養為子。博雅類益軒。惜哉先沒。

益軒妻江崎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才德並全。治經通吏。善嫻文墨。工作隸書。又詠國風。常從益軒遊。歷勝地。益軒多著遊記。實有內助云。東涯題貝原翁及妻其氏字帖曰。前時海之西有二巨儒曰省菴先生。曰損軒先生。先人之於省菴子也。雖未識面。竿牘往來。每相推重。於損軒子也。嘗相會于一楮紳家。而道不契。牛山香月子。筑產也。宦于兩豐之間。時時上都過。

訪先人。故平素周旋三老宿之間。而損軒子則特其所親依也。近又遊京師。予乙軸。則損軒子與其內子某氏之遺筆也。俾予跋其尾。嗚呼。損軒子之書。端好有度。老而不衰。某氏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皆予之所夙聞。而加之以牛山子常賢懷德之誠。曷可負其託耶。

宇都宮三近。字由的。號頑拙。又號遜菴。周防人。仕巖國吉川氏。

遜菴幼時游學京師。明曆丁酉年二十四。承主命歸鄉。途中有詩及倭歌。編名巖邑紀行。印行千世。其居京

學於松永尺五門。乃紀行難波吟。有作日二月上丁。

日。老師尺五講堂前。各羞蘋蘩。評書卷。祭至聖。而配

大賢。我爲公程。背此會。幾思師友。意悄悄。句。

嘗著日本古今人物史。而中川清秀傳。有書事觸忌諱

者。以此得罪。大府乃於巖國禁錮。數年遭赦。於是

又入京。壹以教授爲任。久之名益重。其遭赦爲延寶

乙卯六月二十四日。是日山鹿高祐號素行子。實文六年。坐事幽于

赤穗亦俱赦。

遜菴博學著書多。於四子及諸書。著標註。以便初學。時號標註的。又或稱蠅頭先生。蓋其標註皆蠅頭細字。由

猶_レ蟲_レ著_レ衣_レ故云爾

物徂_レ徠_レ少_レ在_レ上_レ總_レ時_レ得_レ遜_レ菴_レ標_レ註_レ讀_レ之_レ後_レ介_レ縣_レ長_レ伯_レ周_レ父_レ贈_レ書_レ稱_レ諸_レ標_レ註_レ以_レ爲_レ惠_レ及_レ海_レ內_レ者_レ而_レ此_レ書_レ未_レ致_レ遜菴_レ就_レ木_レ周_レ南_レ代_レ父_レ復_レ徂_レ徠_レ書_レ曰_レ以_レ與_レ都_レ由_レ的_レ書_レ託_レ嗟乎_レ的_レ也_レ以_レ今_レ年_レ春_レ下_レ世_レ乃_レ與_レ孝_レ孺_レ議_レ致_レ之_レ巖_レ邑_レ使_レ的_レ子_レ文_レ甫_レ祭_レ告_レ墓_レ以_レ成_レ先_レ生_レ之_レ志_レ也_レ由_レ的_レ吾_レ嘗_レ所_レ兄_レ事_レ也_レ學_レ術_レ褒_レ然_レ質_レ行_レ可_レ尚_レ不_レ當_レ彼_レ其_レ身_レ與_レ先_レ生_レ一_レ相_レ識_レ今_レ則_レ及_レ墓_レ也_レ悲_レ哉_レ

男_レ三_レ的_レ字_レ文_レ甫_レ號_レ圭_レ齋_レ卒_レ千_レ京_レ師_レ伊_レ藤_レ東_レ涯_レ記_レ墓_レ曰_レ惟昔_レ遜_レ菴_レ先_レ生_レ學_レ于_レ松_レ永_レ氏_レ之_レ門_レ講_レ經_レ授_レ徒_レ久_レ在_レ輦_レ下_レ人_レ所_レ師_レ尊_レ君_レ夙_レ承_レ家_レ庭_レ之_レ訓_レ兼_レ從_レ先_レ子_レ遊_レ天_レ資_レ樂_レ易_レ善_レ與_レ人_レ交_レ家_レ世_レ臣_レ事_レ吉_レ川_レ家_レ于_レ防_レ州_レ巖_レ國_レ鄉_レ人_レ嚮_レ學_レ君_レ有_レ力_レ焉

五井守任字加助號持軒大坂人

持軒其先家大和五井戶因氏五井世稱井戶者同出于此共一族云持軒本醫者也嘗誤方劑致人不起慨然改轍爲儒則學篤行修綽有古風本多侯厚禮辟之以聞講說大喜其誠實一時名彥伊藤仁齋東涯仲邨惕齋貝原益軒耻軒三輪執齋等咸以文字爲文驩初宗末儒晚有所見不拘守如其論性專以

氣質爲說云。

持軒成童入京。居十餘年。歸大坂。教授。此地文學之興。以持軒爲首。南郭復蘭洲書曰。在昔尊翁先生。唱道浪華。海內景仰久矣。又學下河邊長流。善國風東涯。撰墓碑。盛稱其學術行義。曰。壯時家道饒阜。爲親養所掩。而不問及晚。遂致窘迫。乃曰。若無人相恤。則死耳。淡泊自守。晏如也。簡牘往來。常據敗紙。用其空白。以暴殄天物爲戒。天資坦率。不修邊幅。不飾辭說。平生不曾言人之惡。或與人語言。或不當。亦不斥之。但曰。某所不解。閤閤鄙俚之言。多所不解。苟及問學。誨

誘。懇至。不解不已。曾謂人曰。某胸中未嘗蓄一惡念。又曰。人不能爲惡者也。有一書生。遽曰。吾輩不能然。先生正色曰。不意君之爲人。乃爾惡。若可作試爲之。家傳曰。本紀學治之尤精。不雜迂怪不經之說。又嗜和歌。不務瑇鏤。敏而有理。又梁田蛭巖作傳曰。先生常謂人得能通四子。可以識宇宙第一理。乃行而躬焉。則天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環。學庸語。孟未嘗及他。此方坊間。諸賈命其業。曰。某屋如所謂茶屋。酒屋之類。攝人戲目。先生謂四書屋。加助云。年八十。三輪執齋作倭歌。賀之曰。眇矐速乙的怛葛孤。

續過屋狐密捺肘謁失穀穀祿訥訥栗木贊吉奴都
鞮乙木此陳其德與壽無疆人仰之如日也碑曰享
保六年辛丑閏七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傳
曰享保中享年八十卒於大坂僑居

五井純禎字子祥小字藤九郎號蘭洲又號洲菴
持軒男大坂人

蘭洲嗣家學又有重名於世享保中中井菴菴設鄉校
于大坂尼崎坊三宅石菴主講席蘭洲為助教焉亡
何來江戶遂召仕津輕侯獻替多裨益云然以言或
有不行乃移病乞去有司惜而不為通數乞終允即

歸休于大坂復教授其鄉校以終其身辭津輕後遠
近爭召而皆不應也

蘭洲博學富著述瑣語質疑篇非物編既行刻于世其
他人勸梓而謙讓不許又兼攻國學世有源語梯三
卷人得益為其附言曰此書不詳何人所著人或購
得之市此狡猾貪利者盜蘭洲源語詰改刻其題署
也云河井立牧桂山集載倣蘭洲春曙百首倣歌由
此視之又好詠國風

蘭洲文世不多傳余嘗見其烈婦溺死記敘事曲悉使
人悲痛實是婦女之鑑戒不可蕪沒者也因揭於此

曰烈婦栗女甲斐國田中村農夫之女也幼孤依村
長其家村長愛其爲人與資裝嫁同村安兵衛者未
幾安兵衛染惡疾卧在林蓐栗事之身執井臼毫無
厭心晝則代夫耕田夜則還扶助之其暇紡績以供
薪柴舅六右衛門過七十歲每出遊野外必持湯茶
往省之遠出晚歸必迎里門一村人莫不相聚嘆賞
者有年于茲矣嗚呼婦人之於夫也所仰望而終身
也夫疾不事事舅老而家衰豈堪託身矧惡疾人情
所憎且無子而年尚少不捨之改嫁者天下能有幾
人栗女孝且義矣哉嗟天道無知洪水橫流夫妻葬

魚腹享保十三年戊申十二月 官嘉其節賜黃金
以旌其事初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沸騰懷隄襄
陸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將至避之可
當是之時夫疾病四肢爛潰乃知不可起乃謂栗曰
我死於水汝疾避矣汝不我醜湯藥之煩扶助之勤
銘心不忘今親老汝年尚少幸全生無滅家是所望
也我窘此惡病餘喘無所惜命在旦夕死水則幸也
汝則避矣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也語未
畢門外詢詢且立且號曰水聲近後者死栗乃扶舅
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命舅曰汝與夫來不然我

不獨生。粟曰敬諾。大人步遲。請先行。妾與良人及之。乃以舅副衣及田地典券。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遣之。而後入室。侍夫側。誓天以與夫同死。水至。遂溺而死。民屋亦蕩焉。夫妻之尸不知在所。水退。民復其業。聞要女之志。各出錢物。以修其寘福。瑞蓮佛寺。甲斐國邑宰小宮山某。具其狀達之。台聽。且曰。舅六右衛門幸免焉。然去年不登。安兵衛以田質金。以充租。伏望國恩。賜黃金。以優賞焉。則遺老有賴。死者可瞑。且以勸民志。於是賜黃金若干。以養舅。邑宰以賜金。復其田地。以爲安兵衛後。且爲立烈婦之碑。謀之一儒。

先以國字紀其事。嗚呼。匹婦之微。上動君心。下傳以爲美。其名與石不朽。可謂天道無知也耶。

中井竹山非徵曰。蘭洲先生嘗言。徂徠之駁仁齋也。曰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寃者。曾不知己之爲宿寃更甚也。蘭洲承朱學於家庭。力斥徂徠護宋儒。然不固執。故其所自得。往往反。朱立說見瑣語質疑篇。

蘭洲與中井甃菴交義相厚。甃菴墓碣蘭洲紀之。而甃菴子竹山銘蘭洲墓。竹山弟履軒書并篆額。銘曰。天相斯文。實降先生。襄夫異言。承績往聖。有委有源。通

先哲叢書卷四
儒全才。琢詞。蒼砥。休風千載。

大高坂季明字清介。號芝山。又號一峰。又號黃軒。士佐人。

芝山家世。臣士佐。父宜重。致仕而歸田。後至關東。芝山自幼好讀書。比年十八。出土佐。入京來江戶。苦學自勉。弱冠宦巖城侯。居若干年。去。又游事稻葉侯。晚以祿不足用。乞休。致不允。尋罹災。侯有重賜。於是作止足軒記。不敢復乞休。

芝山出谷一齊門。廣才博覽。最究性理。又善賦詩。屬文。當世稱碩儒。而氣豪宕。自視甚高。每好排斥時輩。其適從錄二卷。舉撞巢窟。擊蛇笏等。目縱毀罵仁齋。又謝何林二老書曰。陳元贊在洛。而曩相會。朱舜水在此。而邇面晤。潛察厥言行學術。疑弗端誠純粹矣。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姿。詞賦亦似未英懿。故不欲就而正焉。又答鷓真昌書曰。深州元政。陳元贊。執交吾子。有年于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年少。氣銳不肯下人。唯視元贊為人。卑猥瑣碎。無風雅之致。元政為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賤或廢。日與同志譏笑耳。又無覩厥詞葩之可取也。故不屢往來。不亦惜乎。嘗聽朱之瑜老人往年謝世。心越禪師無

恙否。定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每清譚。僕嘗邁彼二老者。前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絕云云。近來偶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

明林珍何倩。顧長鄉來在長崎。芝山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爲韓柳歐蘇無過。於是芝山自以爲然。江邨北海曰。林何顧三人。孟浪設言。固不足論。而季明信之。自夸毗。遂欠精細工夫。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爲三人所誤。非過論。

芝山作山崎闇齋傳。大寓貶辭。且附論比闇齋於王荊公。佐藤直方討論筆記曰。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中有闇齋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爲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

先哲叢談卷之四
證矣。

先哲叢談卷之四
終

